

清明节假期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

据新华社电 2014年清明小长假于4月7日落幕。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清明节期间在交通流量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全国道路交通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未发生一起死亡10人以上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据悉,受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及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影响,今年清明小长假的祭扫流、踏青流叠加,中短途

出行剧增。公安部交管局提前研判部署,全国27万交通民警和24万交通协管员坚守岗位,各地公安交警部门每天出动警力20万人次,在通往景区、墓区、山区道路的关键路口路段增设近2万个临时执勤点,有力保障了全国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交通的有序畅通。

据不完全统计,清明节三天,各地查处各类交通违法145.8万起,其中超

员载客1777起,酒后驾驶611起。除个别大城市清明节上午出城方向出现局部拥堵、通行缓慢外,全国没有发生长时间、大范围的拥堵;全国接报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40%和45%,一次死亡3人以上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同比下降42%。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负责人表示,节日期间,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各相关部门和基层组织积极参与维护交通秩序,有力地配合了交警工作,交管部门对此表示感谢。但也应看到,一些车辆和驾驶人安全文明意识淡薄,由此导致的刮擦事故有所增多;一些大城市进出城方向遇节假日集中出行通行能力不足,一些墓区、景区停车位不足,个别隧道、收费站成交通瓶颈等问题还有待改善。(白阳 邹伟)



非法占道经营谁来管?

川汇区王先生(电话135XXXXXXX):我家住在大庆路南段,在大庆路与交通大道交叉口往南两侧人行道上长期有小吃摊贩占道经营,每天从下午4点多开始,这些小吃摊就把人行道占满,行人只能从机动车道上行走,给市民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也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解决一下。

记者 李一 整理

孝亲微电影《妈呀,你在哪儿》正式开机

本报讯(记者 李一)

由市广播电视台《孝亲敬老》栏目组与北京孝亲敬老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孝亲微电影《妈呀,你在哪儿》,4月6日上午举行了开机仪式。作为一部全程在周拍摄的电影,从业余演员到场地选址,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据了解,这部微电影以“孝子寻母”为主线,为大家讲述了一系列有关孝的感人故事,旨在更好地宣传、倡导尊老爱老美德,营造温暖、和谐的社会环境。经过招募、海选等环节,4月6日,微电影正式确定演出人员,并举行开机仪式启动拍摄。

7日上午8时,在商水县汤庄乡姜冲村该拍摄场地内,记者看到该电影剧组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做着拍摄的准备。导演李明星告诉记者,这部周本土特色微电影开机之前他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筹备。“光是剧本就进行了多次修改,由编剧拟好大纲,很多人反复讨论,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并和专业人士进行了多次沟通,最终形成故事。”李明星说,虽然拍摄的是微电影,但是整个拍摄团队全部配备专业人才,使用专业设备,整个剧组专业人员多达十多人。

据悉,《妈呀,你在哪儿》5月份将完成所有拍摄,并邀请专业团队进行后期剪辑和制作,预计5月底搬上荧屏与广大观众见面。



做好防范措施预防传染病

昨日,在市第五人民医院,医生正在给患病儿童做身体检查。春季是手足口病高发季节,近日,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手足口病患儿俱增,该院传染科主任提醒广大儿童家长要勤开窗户、保持室内卫生,给孩子多晒太阳、勤洗手,做好防范措施预防传染病的发生。

记者 王映 摄

一吐为快

缅怀先烈不只是节日活动

□宋海转

据媒体报道,今年的清明小长假红色旅游成热点,全国各地的烈士陵园、烈士纪念馆也迎来了络绎不绝的祭奠、参观人群。可以看出,人们对烈士及其精神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加强。

然而,遗憾的是,对某些人而言,祭奠英烈似乎只是个应节的活动,就像元宵节该吃元宵、端午节该吃粽子一样,只把缅怀先烈当成了普通的节日活动。比如有些学校年年组织学生扫墓,形式搞得挺热烈:领导讲话、举旗献花、代表发言无一不少,却没有在去陵园、纪念馆之前,把国内烈士们的事迹、馆内人物的生平讲给学生听。学生们笨手笨脚地扫完了墓,甚至不晓得花献给了谁。

还有一些团体组织的祭扫活动,也是形式大于内容、应节大于传承。类似祭扫英烈形式化的现象在社会上普遍存在。试想,这样的祭扫究竟意义何在?清明祭扫先烈墓,本是庄严而神圣的活

动,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契机。但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祭扫,不仅是对英烈们的不尊重,单从祭扫者个人角度来看,他们也很难切身体会到先烈们的英勇壮举和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如此说来,这样的祭扫意义并不大。

有人说,一个容易遗忘的民族是一个容易没落的民族。革命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宝贵财富,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宝贵财富。清明,是人们祭拜祖先、缅怀革命先烈的良好契机,我们不能浪费了这一难得的爱国主义教育时机,更不能让缅怀英烈止步于清明。因为革命传统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一劳永逸,不仅要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还要使之常态化、生动化。

与其清明之时走走形式,不如平时多组织学生、员工们听一听英烈事迹、看一看相关的电影材料等,在潜移默化中,让爱国主义、优秀传统深入人心。

中华周易寻根祭祖活动暨易经学术交流会将在淮阳召开

本报讯(记者 史书杰)近日,中华周易寻根祭祖活动暨易经学术交流会将在淮阳隆重召开,16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从事易经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这里,参加祭祖和学术交流。

这次学术交流会秉承“传承国学

精髓、弘扬易经文化”的主旨,重点围绕易经与传统文明、易经与现代生活、易经与和谐社会建设及易经文化溯源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进一步拓宽易经研究领域,丰富易经研究成果。

开栏的话

人吃五谷杂粮,难免染病在身。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健康已成为人们愈加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当然,作为治病救人的医院和医生无可置疑地也

进入了社会的视野,成为街头巷尾直面的热议话题。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新闻战线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周口日报社作为一次尝

试,从今天起推出“医院里的那些事儿”栏目。记者将以蹲点、体验、暗访的形式陆续走进我市部分医院,走近医生,走近护士,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去感受、感知

这一特殊的岗位和职业。希望通过这组报道,让更多读者了解医院,理解医护人员,以期架起医患沟通之桥梁。

急诊室的无眠夜(上)

本报记者 徐启峰

3月19日,周三。这是一个晴朗的春夜。晚风微微地吹,不带一丝凉意。

晚上8时45分,我来到市中心医院急诊科蹲点体验。和120值班医生李浩通电话,他说,正在外面出诊,不确定几时能回去。

李浩是我的朋友,今年40岁,在急诊科工作已有多。既然是朋友,我们时不时会利用闲暇在一块小聚、聊天,话题自然而然会和工作牵连。聊到兴致之处,他会不经意讲出急诊工作中的一些往事。在他看来,这些事都很平常,但在我听来,却感到非常新鲜。“哪一天,到你的科室体验一下。”

“好啊”,他爽快地答应,“到时候,你会知道什么是高强度的工作。”

繁忙:病号接连送来

急诊科共设3个诊室:外科、内科、儿科。每个诊室有一名值班医生,还有一名120跟车医生,外加5名护士,构成了急诊科夜班的“一线”,当一线医生不够用的时候,还有若干名二线医生、护士待命。

入夜时分,急诊科里灯光明亮,输液室、救治室里大约有十几名患者,他们的家属围在一边,医生、护士来回穿梭,一片忙碌的景象。

外科急诊医生李峰正在值班室书写病历。我向他简要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李峰笑着说:“好哇,今天我们可以作伴了,希望这个夜晚能为你的写作提供有用的素材。”

20时51分,一名交警来到急诊室,问:“商水的那两个病号什么情况?”

“一个转到普外科了,一个颅外伤,送到郑大一附院了。”李峰说。情况是这样的:19日下午,商水黄

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两人受伤,120医生李浩把两个伤员送到医院,李峰立即展开急救。一个在急诊室救治后情况稳定,转科治疗,另一名伤势严重,经专家会诊后,转院到郑州。

“今天下午比较忙,处理了几个病号,晚上会更忙。急诊室就是晚上忙,白天很多病号都去门诊了。”李峰解释,“有时候晚上困得不得了,但一听到救护车响,神经立刻就会紧绷起来……”

李峰的话说到这里,门外很配合地响起了担架车轱辘的响声。“李医生,李医生……”120司机推着担架车,未到门口就开始喊。李峰立刻来到救治室。

担架车上躺着一个胖子,眼角被摔破,浑身酒气。

“氧气准备,量血压,扎个套管(静脉留置针)。”李峰安排护士。

“血压143/98,脉搏正常。”量好血压,测完脉搏,护士周俊丽麻利地给胖子扎上针。

“肚子疼吗?”李峰问。

胖子摇头说:“不疼,就是肋骨疼。”

“抬起左胳膊,好,抬起左腿,右胳膊抬起,抬右腿。”

胖子一一照做。

“你叫什么名字?”

“张随民。”

“今年多大啦?”

“30多。”

“今天喝多少酒?”

“两个地方喝的,记不清了。”

“手机号是多少?”

“139,后面忘了,反正也没电了,我先睡一会儿。”

胖子不再回答问题。

李峰转身问陪同胖子一起来的中年人:“你是家属吗?”

“不是,我是开出租车的,在高速路口调头时,他摩托开得飞快,咣一下撞



上了。我就把他送这儿来了。”

这名姓苑的出租车司机不安地搓着手,叹气连连。

“问题应该不大,留置观察吧,你尽快与他的家人联系。”李峰的话让苑师傅略微宽心。

“嗨,出诊了,赶紧,要再去一个护士。”一名护士冲进护士站,喊道。

“我可以去吗?”现在是21时20分,我想随车出一次诊。

“行,你来吧。”两名护士说完,头也不回地跑出去。

待我合上采访本,快步走到急救车停放处时,却发现车已经发动驶出很远了。

“说好的,怎么不等人呢?”回到护士站,我向周俊丽抱怨。

她笑着说:“我们从接诊起,要求5分钟内必须出车,这个规定谁也不能违反,下次你得快点儿。”

说话间,一辆担架车匆匆地推进

来,几个人推着一位老太太冲进急诊室。老人睁着眼,茫然地看着一边。内科急诊医生李海深跑了过来,询问情况。

“我们是项城来的,老人下午6点昏迷,是脑出血,在家里输了甘露醇。”家属着急地说。

护士尹艳芳说:“高压226。”

家属在一边嘟囔道:“在家里量的是260。”

李海深皱了一下眉头,说:“这是要命的血压啊。”

他快速开了药,护士一路小跑着去拿药。李海深把病人家属喊到自己的诊室,开了病危通知书,说:“情况危急,要做好心理准备。”

家属叹了口气:“只是想让老人家多活几年,已经第三次脑出血了,医生你尽力救吧。”

外面传来一阵喧嚣,一个老人在担架车上大喊大叫。李海深站了起来,几

步来到急诊室内。几个壮年汉子用力按住一位老人的手脚,不让狂躁的他从担架车上挣脱下来。血压、输液都做不成,“给他一针安定。”李海深安排。

尹艳丽熟练地注射完毕,老人挣扎的身子很快停下来,侧卧在床上。

“可真是把我们累坏了。”一名精壮的汉子抹着汗说,“我是老人的邻居,看到他病得不轻,就帮忙送过来。”

看见老人这种情形,我想起了两年前,我的父亲,在夜里突发脑干出血,也是这样的挣扎不止。他那时异乎寻常地躁动,留置针一天能扯下十多次,让医生、护士束手无策,也让家人筋疲力尽。我们曾经建议给他打安宁针,但医生总是犹豫不决,这让我对他们的治疗水平一直有深深的怀疑。

“或许会是脑出血吧。”我说。

“很可能是这样,但要看了片子才能明确诊断。”李海深沉静地说。

压力:身心都吃不消

我随李海深回到他的诊室。“你处理病号很快,很自信。”我称赞他。

李海深说:“急诊科病号多,发病急,慢了不行。”

他停了下,说:“现在算是轻松的,天气转暖了,病号相对少些,冬季特别忙。”

他打开电脑,说:“你看,这是3月份1号至18号的接诊纪录,急诊科共接诊2776例,平均每天154例。1月份接诊6793例,平均每天接诊219例。

每天3名一线医生,最少也要接诊五六十个病号,多时有七八十,你算一下,每个病号看病用半个小时,这一天怎么安排?何况,基本都是晚上送来的,根本忙不过来。忙时二线都当成了一线使,医生资源太少,我们的压力很大。”

“内科不算最忙的科室,儿科才是最忙。”李海深说。

22时41分,儿科急诊医生张树楷看完当晚第九个患儿,坐下来松口气,喝口水。他今年29岁,在急诊科工作已有7年时间。冬季呼吸道感染病号多,春季手足口病多发,连续数月,儿科一直很忙。

“我最忙的一个晚上,接诊过90多个患儿,多是支气管炎和发烧,但也有病情特别重的。”张树楷说,有一次从乡下接过来一个出生8天的男性患儿,到医院时口鼻出血,呼吸,心跳都没了,身体已经凉了。患儿的双亲育有三女一男,唯一的儿子夭折了,他们撕心裂肺地哭。

张树楷现在每3天值一次夜班,刚开始觉得完全没问题,现在越来越感到吃不消,不仅是身体上累,心理上更累,每值一个班都提心吊胆。他说,最怕的是12点过后,精神状态肯定不如前半夜好,这时病号来了,就要强打精神,把每个环节处理好,唯恐有所遗漏和闪失。

他看了下表说:“我今天的工作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12点后才是最磨人的时刻。”

医院里的那些事儿·记者蹲点